

第八回 買媒說合蓋為樓前羨慕 疑鬼驚途那知死後還魂

詞曰：

才各一方，相思莫釋。美分兩地，眷戀難忘。蹈逾牆鑽，大喪身傷。心幸劫屍，撬棺回生遂意。不料好事多磨。離因走亂，詎知良緣有定，名就圓親。始笑不守香閨，後羨傳侵烈志，受無窮享用，歷不盡榮華。

卻說情之一字，假則流蕩忘返，真則從一而終。初或因情以離，後必因真而合，所以破鏡重圓，香勾再合，有自來也。

在下說元朝姑蘇，有一士人，姓文，名世高，字希頑。生來天資敏捷，博洽好學。但因元朝輕儒，所以有志之士，都不肯去做官，情願隱於山林，做些詞曲度日。故此文世高功名之念少，而詩酒之情濃。

到至正年間，已是二十過頭，因慕西湖佳麗，來到杭州。於前塘門外，昭慶寺前，尋了一所精潔書院，安頓了行李書籍。卻整日去湖上遨遊，信步閑行。偶然步至斷橋左側，見翠竹林中，屹立一門，門額上有一匾曰：「喬木世家。」世高緩步而入，覺綠槐修竹，清陰欲滴，池內蓮花馥鬱，分外可人。

世高緣景致佳甚，盤桓良久。忽聞有人嬌語道：「美哉，少年。」世高聞之，因而四顧，忽見池塘之左，臺榭之東，綠陰中小樓內，有一小嬌娥，傾城國色，在那裏遮遮掩掩的偷看。世高欲進不敢，祇得緩步而出，意欲訪問鄰家，又不好輕易問得。

適見花粉店中，坐著一個老婦人，世高走近前，陪個小心道：「老娘娘，借寶店坐一坐。」老婦人道：「任憑相公坐不妨，祇沒有好茶相款。」世高見這老嫗說話，賢而有禮，便問道：「老娘娘高姓？」老婦人接口道：「老身母家姓李，嫁與施家，先夫亡過十年，祇生一個小女。因先夫排行第十，人都稱老身施十娘。但不知相公高姓，仙鄉何處，到此何干？」世高道：「在下姑蘇人，姓文。因慕西湖山水，特來一遊。」施十娘道：「相公特來遊西湖，便是最知趣的人了。」

世高見他通文達禮，料道不是粗蠢之人，便接口道：「老娘娘，前面那高門樓，是甚麼樣人家？」施十娘道：「是鄉宦劉萬戶家。可惜這樣人家，子嗣祇生得一位小姐，叫名秀英，已是十八歲了，尚未喫茶。」世高故意驚訝道：「男大當婚，女大須嫁，論起年紀十八歲，就是小戶人家，也都嫁了，何況宦家。」施十娘道：「相公有所不知，劉萬戶祇因這小姐，生得聰明伶俐，善能吟詩作賦，愛惜他如掌上之珍，不肯嫁與平常人家，必要嫁與讀書有功名之人，贅在家裏，與他撐持門戶。所以高不成，低不就，把青春差錯過了。」世高道：「老娘娘，可曾見小姐過麼？」施十娘道：「老身與他是緊鄰，時常賣花與他，怎麼不見。」世高聽見，暗暗道：「合拍得緊，今日且未可說出。」

遂叫聲：「呌噪。」起身回去。細細思想道：「這姻緣，準在此老婦人身上，有些針線。但這老婦人賣花粉過日，家道料不豐腴，我須破些錢鈔，用些甜言美話，以圖僥幸。」

是夜思念秀英小姐道：「他是閨門處女，如何就輕易出口稱讚我？他既稱讚，必有我的意思，況又道：‘美哉，少年。’尤為難得。」在床上翻來覆去，睡不著。

忽然不知不覺，夢到城隍廟裏，一心牽掛著秀英小姐。便就跪在城隍面前，禱告道：「不知文世高，與劉秀英有婚姻之緣否？」城隍吩咐判官，查他婚姻簿籍，判官查出呈上。城隍看了，便就硃筆寫下四句，與文世高，接得在手，仔細一看，上道：

爾問婚姻，祇看香勾。

破鏡重完，淒惶好仇。

文世高正在詳審之際，旁邊判官高聲一喝，颯然驚覺，乃是南柯一夢。仔細思量，此夢實為怪異，但「破鏡重圓，淒惶好仇」二句，其中有合而離，離而合之事，且待婚姻到手，再作區處。

到天明，急用了早膳，帶了兩錠銀子，踱到施十娘店中來。那施十娘，正在那裏整理花粉，抬起頭來，見文世高在面前，便道：「相公，今日有甚麼事又來？」文世高道：「有件事央說老娘。」施十娘道：「有何事，若可行的，當得效勞。」文世高便去袖中，取出銀子來，塞在施十娘袖中道：「在下並不曾有妻室，要老娘做個媒人。」施十娘見他口氣，明明是昨日，說了秀英小姐身上來的，卻故意問道：「相公看上了那一家姐姐，要老身做媒？」文世高道：「就是老娘昨日，說的劉秀英小姐。」施十娘道：「相公差矣！若是別家，便可領命，若是劉家，這事實難從命。祇因劉萬戶生性古執，所以遲到於今，多少在城鄉宦，求他為婚，尚且不從，何況你是異鄉之人？不是老身衝撞你說，你不過是個窮酸，如何得肯？尊賜斷不敬領。」便去袖中，摸出那兩錠銀子來，送還文世高。

世高連忙道：「老娘娘，你且收著，在下還有一個話要說。」

即將店前椅子，移近櫃邊道：「不是在下妄想，祇因昨日，步入劉萬戶園庭，親見小姐，坐在小樓之內，見了我時，說一聲道：‘美哉，少年。’看將起來，小姐這一句說話，明明有些緣故，今日特懇老娘進去，見一見小姐，於中見景生情。得使時，試問小姐，可曾有這一句話說否？然而他是深閨小姐，如何就肯應承？這句話，畢竟要面紅耳赤。老娘是個走千家，踏萬戶，極聰明的人，須看風使船，且待他口聲何如？在下這幾兩銀子，權作酬勞之意，不必過謙。在下晚間，再來討回話。」施十娘聽了，笑嘻嘻的道：「劉小姐若沒這句話，你再也休想。若果有這句說話，老身何惜去走一遭。但你不可弔謊，若弔了謊，卻不是老身偌大的罪過，反說是輕薄他，日後再難見他的面。這關係非同小可，你不可說空頭話。」文世高道：「我正要託你做事，如何敢說謊？若是在下說謊，便就天誅地滅，前程不吉。」施十娘見他發了咒，料道未必是謊，即忙轉口道：「老身特為相公去走一遭，看你姻緣何如？若果是你姻緣，自然天從人願。若不是你姻緣，你休癡想，纏我也是無益的。」文世高點首道：「自然曉得。」便回下處。正是：

眼觀旌捷旗，耳聽好消息。

卻說施十娘著落了，袖裏這兩錠銀子，安排午飯喫了。揀取幾枝奇巧時新花兒，將一個好花籃兒來盛著，慢慢的走到劉家來。正是：

本為賣花老嫗，權作採花冰人。

三姑六婆不入，斯言永遠當遵。

卻說這劉小姐，自見文世高之後，好生放他不下。暗想道：「我看他一表非俗，斷不是尋常之輩，若得與他夫妻諧老，不枉我，這一隻識英雄的俗眼兒。我今年已十八，若不嫁與此等之人，更揀何人。但我爹爹執古，定要嫁勢要之人，不知勢要之人，就是貧賤之人做起的，揀到如今，就把青春耽誤過了，豈不可歎。但不知所見少年，是何姓名，恐眼前錯過了，日後難逢。」這是小姐的私念。

大抵女人，再起不得，這一點貪愛之念，若起了時，便就心猿意馬，把捉不定。恰值那施十娘，提了花籃兒，來到劉家。見了老夫人，道個萬福，夫人還禮道：「施媽媽，久不見你了。」施十娘道：「因家困窮忙，失看老奶奶和小姐，今日新做得幾枝好花兒，送與小姐戴。」老夫人道：「我家小姐，正思量你的花兒戴，你來的好。」

喫了茶，就走到小姐繡房門口，掀開簾兒，走將入去。祇見小姐，倚著欄杆，似一線兩氣模樣，上前忙道個萬福。恰值小姐思憶少年，一時不知，見施十娘道了萬福，方纔曉得有人到來，急轉身回禮道：「媽媽，為何幾時不來看我，可有甚麼時新巧色花頭兒麼？」施十娘道：「有，有。」

連忙開了花籃兒，都是嶄新花樣，一枝枝取出來，放在桌上。卻取起一朵，喜踏連科的金枝金梗異樣好花兒，插在小姐頭上，道：「但願小姐明日嫁個連中三元的美少年，帶挈老身喫杯喜酒，可好麼？」小姐笑笑，便隨他戴了。

恰好丫鬟春嬌，送進茶來，施十娘接杯在手，順口兒道：「老婆子今日，喫了小姐的茶，不知幾時喫小姐的喜酒哩！常時受小姐的好處，一些也不曾補報得，日夜在心。明日若替小姐做得一頭好媒，老婆子方纔放心得下。」小姐口中雖不做聲，卻也不怪他說。

施十娘看房中無人，便走近小姐身邊一步，道：「小姐，老身有一句，不知進退的話，敢在小姐面前說麼？若不嫌老身多嘴，方敢說，若怪老身，老身也就不說了。」小姐道：「媽媽，你是老人家，如何怪你？有話但說不妨。」施十娘便輕說道：「小姐，你前日樓上，可曾見一個少年的郎君麼？」小姐臉色微紅，慢慢的道：「沒有。」口中雖然答應，那意思甚懈。施十娘見他，像個不真怪的意思，料道是曾見過來，因又說道：「你休瞞我，那少年郎君，今日特來見我，說前日見了小姐，小姐稱讚他美少，可是有的麼？」小姐不覺滿面通紅，便不則聲。

施十娘知竅，便說道：「那少年郎君，是蘇州人，姓文，真個好一個風流人品。小姐若得嫁他，日後夫榮妻貴，也不枉了小姐芳容，你心下何如？」那小姐把頭低了，微微一笑。施十娘見小姐這般光景，料道十拿九肯，又說道：「那文相公思想小姐，自從昨日至今日，一連來數次，要老身訪問小姐消息，不知小姐有何說話？」那小姐道：「沒有甚麼說話，但不知這人可曾娶？」便不言了。施十娘接口道：「他說不曾娶妻，所以央老身做媒。據我看起來，這人不是個薄幸之人。論相貌，與小姐恰好是一對兒，不可錯過了這好親事。小姐若肯應允，老身出去就與他說知。」小姐將頭點了一點，施十娘會意，忙收拾花籃兒起身。小姐又扯住他衣袂道：「老媽媽，謹言。」施十娘道：「不必吩咐。」出來見老夫人道：「小姐還要幾枝好花兒，明日再送來。」說罷自去。正是：

背地商量無好語，私房計較有姦情。

施十娘出得門來，那文世高，早已在店中候久了。見了施十娘，面色然有些喜色，便深深唱一個喏道：「那事如何？」施十娘細細講述一遍，喜得那世高，渾身如蟲鑽骨癢一般，非常快樂。道：「小姐這般光景，婚姻事大半可成，我明日做首詩，勞老娘寄與小姐一看，或求他和我一詩，或求他信物一件，以為終身之計，全仗維持。」施十娘依允了。

文世高回寓，當晚一夜無眠。次日早起，取出白綾汗巾一方，磨濃了墨，寫七言絕句一首於上：

天仙尚惜人年少，年少安能不慕仙。

一語三生緣已定，莫教錦片失當前。

寫完封好了，急急走到店中，付與施十娘道：「願老娘寄一寄去，千萬討小姐一個回信，事成重重相謝。」

施十娘袖了詩，又揀幾枝好花兒，假意踱到劉家來。見了老夫人道：「今選上幾枝花兒，比昨日的又好，特送與小姐。」說完了，便望小姐臥樓上走。小姐見了，比昨日更自不同，即忙見禮。施十娘四顧無人，便去袖中，摸出那條汗巾兒，遞與小姐，小姐打開一看，卻是一首詩，仔細看來，大是鍾情的意思。又見他寫作俱妙，越發動了個愛才之念，看了不忍釋手。

施十娘見他這般不捨，就道：「小姐高才，何不就和他一首。」小姐笑道：「如何便好和得。」施十娘道：「文相公還要問你求件信物兒，以為終身之計。」小姐聽罷，便走到箱子內，取出親手繡的一條花汗巾，拿起一枝紫毫筆，就題一詩於上：

英英自是風雲客，兒女娥眉敢認仙。

若問武陵何處是，桃花流水到門前。

題完詩，就遞與施十娘。十娘道：「你兩個，既是這般相愛，定是前生結下的夫妻，但不知這詩中，可曾約他幾時相會？」小姐道：「我詩中之意，雖未有期，卻隨他早晚來會便了。」施十娘道：「如此固好，但府上銅牆鐵壁，門戶深沉，卻教他從何處進來？」小姐聽了，沒做理會。

施十娘是偷香竊玉的老作家，推開窗，四圍一看，道：「有了，老身的後門，緊靠著這花園牆內，棲雲石邊。小姐你晚間可到石上，垂過一條索子來，教文相公執著索子，攀著樹枝，便可進來。」小姐道：「恰好有條秋千索在此，且喜這石畔有一株老樹，盡可攀援，諒無失足之虞。」兩個計較得端端正正，小姐又取出一隻，穿得半新不舊的繡鞋兒，遞與媽媽道：「以此為驗。」施十娘袖了繡鞋兒並花汗巾，起身作別。臨行時，小姐去奩妝裏，取出金釵一股，贈與施媽媽，道：「權作謝儀，休嫌菲薄。」又叮囑了幾句，送至樓門口。正是：

情到相關處，身心不自由。

和盤都托出，閨閣惹風流。

施十娘急急走至店中，那文世高已候許久了。施十娘道：「文相公，恭喜賀喜，天賜良緣。我今日為你作合，你休負了小姐一片苦心。」遂取出汗巾、繡鞋兒，遞與文世高。世高一時見了，就如平地登天，喜之不勝。再看詩意，不獨情意綢繆，而詞采香艷風流，更令人愛慕。看了繡鞋兒，纖小異常，又令人愛殺。

正在仔細玩弄之際，忽然想起夢中城隍之言，若問婚姻，祇看香勾之句，遂歎一聲道：「好奇怪。」施十娘道：「有何奇怪？」文世高便將夢中之事，說了一遍。施十娘道：「可見夫妻，真五百年結就的，不然一見，何便留情至此。」文世高遂把汗巾、繡鞋，放入袖中。施十娘道：「還有好處哩！約你晚間相會。」並從牆上掛索之計，從頭至尾，說了一遍。喜得那文世高，睜開眼笑，連叫謝天謝地。

走到寓所，換了一套新鮮衣服。到黃昏街鼓微動，文世高就悄悄到施十娘家等候。侯不多時，祇聽得牆頭上，果有秋千索放過來，施十娘扶了文生，文生弔住索子，扒上牆頭。慌慌張張攀著一枯樹枝，正欲跨到石上，不料那枯枝一斷，從空倒跌在石峰上，立時喪命。祇道是：

兩地相思今會面，誰知樂事變成悲。

施十娘見文生跨過了牆，祇道落了好處，竟自閉門而睡，不題。小姐見文生已上牆頭，正欲相迎，忽然跌下，竟不動了。急走近身邊一看，見牙關緊閉，手足冰冷，忙去摸他口鼻，一些氣息也無。小姐慌了手腳，一霎時滿身寒顫起來。欲待救他，又無計策，祇得又去口鼻邊摸一摸，氣息全無，身上愈冷了。

淒惶無措，不覺兩淚交流。一則恐明早，父母看見屍首，查究起來，譴責難逃；二則文生因我而亡，我豈有獨生之理？千思百想，祇得將秋千索自縊而死。正是：

可憐嫩蕊嬌花女，頓作亡生殞命人。

且說春嬌這丫鬟，原是粗婢，日日清早，小姐幾次叫他，也不就起來。這晚小姐因有心事，叫他先睡，故不知小姐自縊而死，竟睡得過不亦樂乎。老夫人不見春嬌出來，取麵湯，隨即自上樓來，叫春嬌：「這時節，怎以還不拿麵湯，與小姐洗面？」那春嬌從睡夢中，驚醒起來，見老夫人立在他面前，便呆了。

老夫人祇道小姐貪睡，口裏道：「女兒，你也忒嬌養了，這時候還不起來，莫非身子有些不快麼？」總不見則聲，急急走到床前一看，並不見影響，忙問春嬌道：「小姐在那裏？」春嬌夢夢不知。下樓四周一看，祇見棲雲石上，跌死一少年男子，舉頭一看，樹上弔著的卻是秀英女兒。一時嚇倒，口裏祇叫道：「怎麼好！怎麼好！」急叫春嬌，把小姐抱起，自去喉間，解了秋千索子，放將下來，已是直挺挺一毫氣息都無了。

慌忙走到房中，見了劉萬戶，兩淚如雨，連一句話，也說不出。劉萬戶不知甚麼緣故，問道：「為何事，這般慌張？」夫人咽了半日，方說得一句出道：「女兒縊死。」劉萬戶聽了，驚得面如土色，急忙同了夫人，走到石邊，看見兩個死屍，便則聲不得，點點頭，歎一口氣道：「這般醜事怎處？」細問春嬌，知是施婆做腳，劉萬戶對夫人道：「女兒之死，到也罷了，但這賊屍，卻怎麼處。」因又想到：「這事既是施婆做的，須叫他來設法出去。」便悄悄叫家人去喚施婆。

那時施十娘起五更，就立在後門首，等文生下來。再不見秋千索子，好生疑慮，不住的走進走出，絕不見影兒，心裏委決不下。

忽然間劉家兩個人，走到面前，道：「施媽媽，奶奶立等你說句話。」那施媽媽，聽了這句話，嚇得面上就像開染坊的，一搭兒紅，一搭兒紫，料道：「這事犯出來了。」又沒法兒，做個脫身之計，祇得硬著膽，來見夫人。夫人道：「你如何害我小姐？」施媽媽道：「並不關我事，這都是小姐自看上了文生，賦詩相約，自家做出來的。」老夫人道：「如今兩個都死了，怎麼處？」施媽媽聽了這一句，一發魂都沒有了，同到山石邊一看，連施媽媽也哭起來。

劉萬戶道：「做得好事，誰要你哭！如今事已至此，無可奈何，我家醜聲，豈可外揚，卻怎麼弄得兩個屍首出去方好。恐家中小廝得知，人多口多，不當穩便。」施媽媽接口道：「我有個侄兒李夫，原賣棺木為生，他家有兩三個工人。待我去叫他晚間寂寞，抬一口大些的棺木來，把他二人共殮了，悄悄抬到山裏埋葬了，誰人得知。」劉萬戶與夫人，俱點頭會意。取了三十兩銀子，與施媽媽，叫他速去打點。又吩咐道：「切莫聲張，來扛抬的人，都莫與他說真話，若做得乾淨，前情我也不計較你了。棺木須要黃昏人靜，從後門抬進，不可與一人知覺。凡事謹言，不可漏泄。」說罷，施媽媽自出。

暗暗的打點停妥。到得人靜，劉萬戶祇叫春嬌開了後門，放那抬棺木的悄悄而入，扛抬的人留在外廂，單叫李夫進來，把兩個屍首放做一柩。老夫人不敢高聲大哭，因愛惜這個女兒，雖有家資，已死無靠，遂將房中金銀首飾，盡數都搬在棺內，方將棺材蓋上釘好。老夫人又賞了扛抬的人，悄悄地抬出，抬到天竺峰下，掘開土來，把棺材放下。李夫吩咐眾人道：「你們抬了這半夜，也辛苦了，你們先自回去，買些酒喫，我受人之託，當終人之事，我自埋好了方回。」

眾人取了扛索而回，獨李夫心懷歹意，因殮時見老夫人，將金銀首飾放在棺內，約莫也有三百金。李夫是眼孔小的人，生平何曾見過，這許多東西。一時眼熱，恨不盡數拿來揣在懷裏。故先打發了，這幾個人回去，再四顧無人，便將鐵鋤把棺蓋著實打了幾下，那棺蓋就松開一條縫。原來李夫先前用了賊智，便預準備著這個意思，於釘釘時節，就不著實釘緊，所以一敲就開。再將鐵鋤去子口邊撬將開來，把棺蓋掀開，放在一邊。

正要伸手去小姐頭上拔那首飾。你道世上，有這樣遇巧的事，一邊李夫去取首飾，一邊文世高還魂轉來，哼息一聲，那李夫著實喫了一驚，祇道是死鬼作怪，慌了手腳，連忙便跑。祇見聽見呼呼的有鬼從後趕來，愈覺心慌。負極的往前奔走，一連跑了四五里路，方纔放心，回轉頭一看，並沒一個人影。低頭一看，原來腳上，帶了一條大荊棘草，索索的不住拖著四邊荒草亂響，不覺疑心生暗鬼起來。李夫原不是，久慣劫墳之人，所以一驚便走，回去那裏不再來。正是：

鰲魚脫卻金鉤釣，擺尾搖頭再不來。

且說文世高還魂轉來，周身疼痛難當，又不知何處，舉目茫然。但見淡月彎彎，殘星點點，荒蒿滿眼，古木參天。見自己存身棺內，誰知棺內又有一屍，乃是秀英小姐了。抱看小姐的屍首，哭道：「我固為卿而死，卿必為我而亡，既得生同情，死同穴，志亦足矣！」因以面對面抱著祇是哭。見小姐不能回生，便欲再尋死地。

忽見了孔中，微有氣息三生，急按耳哀呼，以氣接氣，良久，秀英星眼微開。文生大喜，慌忙扶起，覺音容如舊。二人既醒，非喜交集。秀英道：「今宵死而復生，實出意表，這是天意不絕爾我之配。但我父母謂爾我，已陷入死亡，無復再生之理，不可驟歸，不若妾與君，同去晦跡山林，待守清貧何如？」文生點頭道：「此言甚是有理。」兩人從墳中走出。文生因跌壞，步履艱難，秀英祇得幫著文生，將棺內被褥打了一包，又將自己金銀首飾收拾藏好，再將棺蓋蓋好，把鐵鋤鋤些浮土，掩了棺木。

攜了包裹，二人你攙我扶，乘著星月之下，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出山來。走到天亮，方纔到得水口。文生僱了一隻阿娘船，扶了秀英小姐下船，便與船家長幾錢銀子，買些魚肉酒果之類，燒個平安神福紙，大家喫了神福酒，遂解纜開船而去。正是：

偷去須從月下移，好風偏似送歸期。

旁人不識扁舟意，惟有新人仔細知。

這文生載了秀英小姐，就如范大夫載西施，遊五湖的一般，船中好不歡悅。又是死而復生之後，重做夫妻，尤覺不同。祇是身體被跌傷之後，少不暢意，每到了村鎮，便買些酒肉將息。

過了三日，早到了蘇州地面。文生先走上去，叫了一乘暖轎下來，收拾了包裹，放在轎內。兩人抬到家裏，歇一轎子，請那新娘子出來，那時更自不同：

不道是嫦娥下降，也說是仙子臨凡。

原來文生父母雙亡，他獨自當家，就叫家中婢女，收拾內房，打掃潔淨，立時買一花燭紙馬，拜起堂來。喫了交杯酒，方纔就寢。從此夫妻相敬如賓，自不必說。

且說老夫人當日，打發了這棺材出門，暗暗啼哭不住。祇因止此一女，日常不曾與他早定得親，以致今日做出醜事來，沒緊要把一塊肉屈屈斷送了。心裏又懊恨，又記掛，不知埋葬的如何？

次日去尋施媽，正要問他埋葬的事，叫人去問，並無人答應，推開門看時，細軟俱無，祇剩得幾件粗家伙。家人忙回復了夫人，夫人愈加傷感道：「恐我與他日後計較，故此乘夜逃去了。」正是：

千方百計虔婆子，逃向天涯滅影蹤。

那文生與秀英在家，正自歡娛，誰知好事多磨。其時至正末年，元順帝動十七萬民夫，浚通黃河故道，一時民不聊生，人人思叛。妖人劉福通，以紅巾倡亂，軍民遇害，劉萬戶以世胄人才，欽取調用。劉萬戶無可奈何，祇得同夫人進京。經過蘇州，又值張士誠作耗，路途騷動。

那些軍士們，紛紛四散劫掠，遇著的便殺，有行李的便奪行李，到處父南子北，女哭兒啼，好不慘淒。劉萬戶欲進不能，暫羈吳門。過不幾日，那張士誠乘戰勝之勢，沿路侵犯到蘇州地面，合郡人民驚竄。文生在圍城中，亦難存濟，祇得打疊行囊，挈了秀英，同眾奔出，也投泊到驛中。

秀英小姐遠遠望見一人，竟像父親模樣，急對丈夫道：「那是我父親，不知為何在此？但我父親不曾認得你，你可上前，細細訪問明白。」那文生依了秀英之言，慢慢踱到劉萬戶面前，拱一拱手道：「老先生是杭州麼？」劉萬戶答道：「學生正是錢塘。」文生又問：「老先生高姓？」萬戶道：「姓劉，家下原係世胄，近因劉福通作亂，學生因取進京調用，並家眷羈滯在此，不意逢此兵戈滿眼之際，不能前進，奈何。」

文生聽了這一番話，別了回來，對秀英小姐道：「果係是我泰山，連你母親也來在此。」小姐聽得母親也在這裏，急欲上前一見。文生止住道：「未可造次，你我俱是，死而復生之人，恐一時涉疑，反要惹起風波，更為不美，且慢慢再作區處。」小姐不好拂丈夫之意，祇得忍耐。然至親骨肉，一朝見了，如何免強打熬得住。

是夜，秀英暫宿館驛間壁，思念父母，竟不成眠，嗚呼大哭，聲徹遠近。劉萬戶與夫人，細聽哭聲，宛然親女秀英之聲，也心中涉疑，急急往前一看，果是秀英。老夫人不管是人是鬼，一把抱住了大哭。獨劉萬戶尚然不信，因說女已死久，必然是個鬼祟，變幻惑人。秀英聞言，細細說明前事，父親祇是不信。

秀英見父親古執，無計可施，祇得說：「父親若果不信，可叫人回到天竺峰下，原舊葬埋之處，掘開一看。若是空棺，則我二人不是鬼了。」劉萬戶依言，命僕速往天竺峰下面，同施婆侄兒李夫，掘開舊葬之處，看其有無，速來回報。

劉道領了主人之命，走到湖上去尋李夫。誰知李夫當夜開棺，怕日後事露，夜間就同姑娘逃走了，沒處尋下落。卻問得原先李夫手下，一個抬材之人，領了劉道到山中掘開土來，打開棺材一看，果然做了孔夫子有鄙夫問於我，空空如也。劉道方信還魂是真。急急奔到蘇州，細細說知，劉萬戶始信以為實。

然夫人見女兒重生，喜之不勝，獨劉萬戶見女婿是個窮酸，辱沒了家譜，心中祇是不樂。幾次要逐開他去，因干戈擾攘，姑且寧耐。

到得癸巳六月，淮南行省平章福壽擊了張士誠，會伯顏帖木兒等，合兵進蘄水破之，自此道路稍通。劉萬戶恐王命久羈，急於趨赴，遂攜了夫人、女兒同上京師。文生亦欲同行，怎奈丈人是個極勢利的老花臉兒，竟棄逐文生，不許同往。文生卻與妻子，依依不捨。

那萬戶大怒，登時把秀英小姐扶上車兒，便對文生道：「我家累世，不贅白丁，汝既有志讀書，須得擢名金榜，方許為婚。」說罷，登程如飛而去。氣得那文生嚎啕大哭，珠淚填胸，昏暈幾絕。又思量道：「這老勢利如此可惡，而我妻賢淑，生死亦當相從。」遂緩步而進，到得京師。

那時劉萬戶新起用，好不聲勢赫奕，世高窮酸，如何敢近？旁邊又沒個傳消息的紅娘小姐，如何知道文生在此？況客中金盡，東奔西去，沒個投奔，好不苦楚。兼之臘月，朔風凜凜，彤雲密布，悠悠揚揚，下起一天雪來。

文生冒雪而往，祇見前面一個婆婆，提著一壺酒，冒雪而來，就像施十娘模樣。漸漸走到面前，施十娘抬頭一看，見是文生，好生驚恐。啐了一聲，也不開言。連忙提了壺酒，往前亂跑，口裏祇管不住的念：「觀世音菩薩，救苦救難的菩薩。」文生見他如此害怕，曉得他疑心是鬼，便連趕上幾步道：「施十娘不要心慌，我不是鬼，我有話與你說。」那施十娘心慌，也不聽得他的話，見他從後面趕來，越發道：「是鬼了。」

走得急，不料那地下雪滑，一交跌倒，把酒罐兒丟翻在地，連忙扒起，那酒已翻潑了一半。文生忙上前扶住道：「老娘不須怕得，我不是鬼。」連聲道：「不是鬼。」施十娘仔細一看，方纔放心道：「你不要說謊，我是不怕鬼的。」文生道：「我實是人，並非虛謬，你卻不曉得，我還魂轉來的緣故，所以疑心。我與小姐都是活的了。」施十娘道：「我不信，那棺材又是釘的，棺上又有土蓋了，如何走得出來？」文生道：「不知那時，有甚麼人撬開棺木，要盜小姐首飾，卻值我氣轉還魂，那人就驚走了去。我見小姐屍首，知是為我而亡。」並小姐亦活的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

施十娘道：「如今相公進京來何干？」文生道：「誰知小姐父親，上京做官，驛中遇著小姐，岳丈嫌我窮酸，竟強攜了女兒進京，將我撇下。我感小姐情義，不忍分離，祇得在此伺候消息。今日衝寒出來，又訪不得一個音問，卻好撞著老娘，不知老娘為何也到此住？」施十娘道：「自你那日死後，我卻心慌懼罪，連夜與侄兒搬移他處。後因我女兒嫁了京中人，我也就同女兒來此，盡可過活。相公既如此無聊，何不到我舍下，粗花淡飯，權住幾時，一邊溫習經書，待功名成就，再圖婚娶何如？」文生正在窘迫之際，見施十娘留他，真個是他鄉遇故知。跟了十娘就走。

走不上數十家門面，便是他女婿家了。施十娘叫出女婿來見了，分賓主而坐。說其緣故，那女婿啼哭不已。媽媽就去把先前剩的半壺酒，燙得大熱，拿兩碟小菜兒，與文生搪寒。自己就到外廂，收拾了一間書房，叫文生將行李搬來。

文生從此，竟在施媽媽處作寓，凡三餐酒食之類，都是施媽媽搬與他喫。文生本是不求聞達之人，因見世態炎涼，若不奮跡巍科，如何得再續婚姻，以報劉小姐貞潔。因此下老實讀書。

那劉萬戶在京，人皆趨他富貴，知他祇此一女，都來求他為婚。劉萬戶也不顧舊日女婿，竟要另許勢豪。幸得秀英小姐，守志不從，父母若勸他，便道：「若有人還得我香勾的，我就與他為婚。」萬戶見女兒立志堅貞，祇得罷了。

一日黃榜動，選場開，文世高果以奇才雄策，高掇巍科。那榜上明寫著蘇州文世高，豈有劉萬戶不知的。祇因當日輕薄他，祇知姓文，那裏去問他名字，所以不知他中。又量他這窮酸，如何得有這一日。

在文世高中，也是本分內事，但劉萬戶小人心腸。祇道富貴貧賤是生成的，不知富貴貧賤更翻迭變，朝夕可以轉移的。但曉得富貴決不貧窮，不曉貧窮也可富貴，但時運有遲早耳！奉勸世人，不可以目前窮途，認做了定局。

文世高自中之後，人見他年少，未有妻室，紛紛的來與他擬親。他一概回絕，仍用著舊媒人施媽媽，取出劉小姐，原贈他的汗巾一方，香勾一隻，遞與施媽媽，煩他到劉萬戶家去，看他如何回話。

施十娘即刻領了文老爺之命，喜孜孜來到劉萬戶衙內。衙內人見了施媽媽，俱各驚喜。施媽媽見了老夫人和小姐，真個如夢裏相逢一般。取出小姐詩句、香勾，一五一十說了文老爺圓親之事，合家歡喜道：「小姐果然善識英雄，又能守節。」劉萬戶也便掇轉頭來道：「女兒眼力不差，守得著了。」一面回復施媽媽，擇日成親，一面高結彩樓，廣張筵席，迎文生入贅。說不盡那富貴繁華，享用無窮。

文世高是個慷慨丈夫，到此地位，把前頭的事，一筆都勾。夫妻二人，甚是感激施十娘恩義，厚酬之以金帛，並他女婿也都時常照管他。後來張士誠破了蘇州，文世高家業盡散，無復顧戀，因慕西湖，仍同秀英小姐，歸於斷橋舊居，逍遙快樂，受用湖山佳景。當日說他不守閨門的，今日又讚他守貞志烈，不更二夫。人人稱羨，個個道奇，傳滿了杭州城內城外，遂做了湖上的美談，至今膾炙人口不休云。

[返回 >> 風流悟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本書完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